

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研究丛书

政治理想的传统

熊 洁 刘国栋 著

非外借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研究丛书

本书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SWU1509103）
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政治信仰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反思”的支持

政治理想的传统

熊 洁 刘国栋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理想的传统 / 熊洁, 刘国栋著.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21-8990-9

I. ①政… II. ①熊… ②刘… III. ①政治理论—理论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826 号

政治理想的传统

ZHENGZHI LIXIANG DE CHUANTONG

熊 洁 刘国栋 著

责任编辑: 畅 洁

装帧设计: 红十月设计室 RED OCTOBER STUDIO®

排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 吴秀琴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scbs.com>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3-68868624

邮编: 400715

印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235mm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8990-9

定 价: 30.00 元



序言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理想就是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问题，而我却是那个对问题永远摸不着头脑的学生。我从其他人的答案中猜出理想就是某个工作、职业，因为当老师一提起理想，大家的回答就是科学家、医生、教师、警察、解放军……可能今天的孩子的理想更多的是商人、政客……似乎长久以来，理想就是个人的未来生活样态，而其中职业是核心。我们的老师们可能也认为用职业来指代理想，对孩子们的理解力来说更为可行。而且职业不仅具有个人生活旨趣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具有社会责任和贡献性质。不过，像我这种天生不够聪颖、家庭教育环境又比较宽松的孩子，实在想不出以后干什么工作好。记得在一次小学班级演讲比赛选拔赛上，临上场我仍然在当医生还是当老师之间纠结。母亲告诉我当医生可以给体弱的自己看病，我觉得这省去了许多麻烦。但当听到老师高度赞扬那位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同学时，我立马决定当老师了。不过，自那以后也没有把这一突发奇想放在心上，然而没想到当年的一念之间却印证在今日。后来，上了中学，理想就等于理想的大学。再后来，上了大学，理想就不再被提及。当我还没有真正搞明白何为理想时，理想就淡出了我的生活。

今日，重提“理想”一词，不免让人感到十足的不成熟和幼稚。我们在儿童时期才会不断被追问理想，似乎理想代表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只有儿童才会被鼓励，成年人则羞于启齿。当下流行一句话叫作：“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把“理想”作为一个与“现实”相对的词来使用的。与那个往往不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现实”不同的是，“理想”属于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由观念、情感、意志自由打造。或许也正因为人在理想的打造上享有自由，所以似乎人们总是尽其所能地想要使其美满、完善。因而，“丰满”“完美”就成了理想的标签。然而，这看似可爱的理想在现实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却成为人们的笑料，因为当“丰满”的理想在遇到“骨感”的现实后，除了在自怨自艾中放弃，似乎别无选择。人们看待理想失落者也就带着几分感同身受的忧伤或冷眼旁观的嘲讽。

或许我们可以说，理想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人对完善性的追求。这一追求难道在当下越来越失去其意义了吗？“活在当下”，这是当代人的口号。当它只是告

诫我们不要沉溺于曾经的辉煌或者纠结于过去的伤痛,也不要今天应有的努力、责任、欢乐、幸福托付给明天时,我想它是对的。但当它意味着淡忘值得铭记的过去,放弃对未来的期许,活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苟且中时,它耽误了多少子弟?在一些人眼里,不管多么恶劣的“当下”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存在即合理”,除了改变我们自己去适应,并无他法,于是我们要么在理想失落中沉沦,要么在同流合污中成功。在一些人看来,“当下”的、“现实”的“生活世界”就是摆脱了人的精神“虚幻性”的物质化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丛林原则支配下的自然世界,或者有胜于动物世界的,更加残酷无情、蝇营狗苟、尔虞我诈的人类世界。因为纵然动物不知何为道德、公平、高尚,它们也不会卑鄙、无耻、下流。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美好的理想纵然想以卵击石,也只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倘若理想果真如此无用,我们何不弃之如敝屣?

200多年前的康德却告诉我们,“我可以希望什么?”是人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或许你会说,这是不是意味着,代表着某种希望的理想是人精神上的安慰剂,在乏味、冷酷的现实生活中,我们至少可以做点白日梦打发空虚、无聊,或麻痹隐隐作痛的神经,从而让我们聊以苟活下去。或许你还会说,这是不是也意味着,理想是用来证明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的高级性的,从而表明人的思想到底可以达到多么遥远的地方。或许你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想说,“我可以希望什么?”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人在寻求变化和自我超越。人之为人,恰恰是在这种对当下的永不满足中改变生活、创造世界的。一个生物物种,自其出现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千百万年来有多少改变呢?而人类的世界几百年前、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甚至最近几年的变化都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人类这种惊人的创造力来自哪里?希望和理想难道不正是其引路者吗?现实是不完美的,倘若我们认为这种不完美是理所应当、不可改变的,那么显然我们就缺乏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缺乏了对完善性的追求,从而缺乏了改变世界的动力。人类的世界难道不正是在改变中才成其为自身的吗?人难道不正是在改变世界中成就自己吗?动物才只能活在凝固的“当下”,人则活在未来。

当然,人对未来的想法不都是理想,而且理想也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这取决于其持有者的见识和胸怀。而且真正意义上的理想本身也不是僵化的,它还会在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调整、自我提升中走向现实。曾经看了一部动画片《飞屋环游记》,故事很简单,其意却很深。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一生无儿无女,但志趣相投、相亲相爱、相伴到老,夫妻俩年轻时就想着寻找南美洲美丽的天堂瀑布,但直到妻子去世也没有实现这一心愿。剩下孤独且渐渐变得孤僻的老头,为了让生活变得有意义,决心用成千上万只气球吊起夫妻俩共同生活的屋子飞往南美洲,去弥补妻子的遗憾。经历许多波折,天堂瀑布终于出现在眼前,同行的小男孩罗素却身陷危

机。老人在放弃屋子和救助男孩之间犹豫。因为屋子落地天堂瀑布,妻子的愿望就算实现了,他也可以将妻子一生珍藏的“冒险相册”中专门留给天堂瀑布的那页补充完整了。倘若出手救助小男孩,势必屋毁物亡,一切将化为泡影。就在千钧一发之时,妻子的“冒险相册”被打开,老人才发现,在留给“天堂瀑布”的地方全贴满了他们的生活照,妻子幸福的笑容向他昭示:在她心中早已找到属于自己的最美的天堂瀑布,因为只要拥有爱和希望,处处是天堂,又何必一定要到“天堂瀑布”呢?老人顿时豁然开朗,毅然放弃飞屋而救了男孩,并且找回了生活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说,老人家的理想在表面上是失败的,却在更高层次上得以实现。理想在满足现实需求的同时,也让人生境界得以升华。

理想代表着人类的批判精神。作为社会文化,理想内在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发展。有理想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表达了解决问题的诉求,就算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恰当,其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所以,你可以说乌托邦是绝对的空想,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有害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却不能就此否认乌托邦所饱含的理想精神、批判精神。你可能会认为,一个人现实一点还是理想一点,这不过是无关痛痒的事,但是,当社会中多数人都理想缺失、价值扭曲、善恶不辨、是非不明,你认为这还能等闲视之吗?

在所有形式的理想中,政治理想是最高级别的。因为政治理想所表达的不仅是个人的生活需求和情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人类的群体生活,尤其是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的反思。我们可以说,政治理想,作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它本身就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在人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理想是政治的一部分,属于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民众对政治生活的决定性意义越来越凸显,人们的政治理想以及政治价值观,在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发展中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理想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是与政治生活相伴随而出现的,表明了人对政治生活的关切,表达了对政治构建的主张。我们正是在古希腊的先贤和中国先秦诸子所阐发的政治理想中看到了古代文明的光辉。虽然时代在不断变迁,但我们仍然看到政治理想永远是古往今来伟大思想家们的核心命题。透过这些政治理想,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政治诉求、社会生活和文化品位,也能够有趣地发现历史中那些惊人的相似处,并且能够更加清楚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为今天我们持有某种政治价值观念和理想提供帮助。每一代人的政治理想都有其独特性,但也难免受到局限。历史地回顾过去的人们所持有的政治理想,作为他们未来理想中的我们,可能更有资格去评判其得失。不管是那些已经臭名昭著的政治理想,还是那些被称颂不已的政治理想,都需要我们不断回头审视,以便实现我们自



己所持政治理想的自我批判,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道路。人类之所以能走向文明恰恰是因为人的过去是可以延续和超越的,人的今天是可以感受和创造的,人的未来是可以把握和期待的。

关于此书,我们最初是想介绍和梳理一下中西传统中的“政治理想”,其内容涵盖古今中西,其形式尽可能轻松、活泼,对更多人来说具有可读性。但是真正动起笔来才发现所涉及内容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最后不得不先将中国当代的部分暂时搁置一下,同时即便是撰写部分,所涉及的思想史也只能是粗线条的,而且形式上也仍然难以让人感到轻松愉快。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愿以后有机会加以弥补。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对刘国栋老师和冯飞、蒲恩灿、张晓艳、胡小青同学在撰写工作中所付出的辛勤汗水表示衷心的感谢,实在是因我个人做事拖沓之故出版时间才一再推迟。非常抱歉!

熊 洁

2016年7月

序 言/1

第一篇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政治理想演变

■ 第一章 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政治理想/3

第一节 “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3

第二节 基于现实的“混合制”理想/7

第三节 通向“上帝之城”的政治构建/11

第四节 两种“权力”的和谐共处/16

■ 第二章 近代文化变革中的政治理想/21

第一节 作为“狮子”与“狐狸”的理想君主/21

第二节 “乌托邦”的政治理想/25

第三节 自然权利下的“社会契约”/29

第四节 “永久和平”的世界/33

第五节 “最大幸福原则”下的自由民主/38

■ 第三章 当代文化发展中的政治理想/43

第一节 “自由人的联合体”/43

第二节 “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47

第三节 “干预”抑或“守夜”的政府/51



第四节 “历史的终结”与“普遍主义”/55

第二篇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变迁

■ 第一章 “封建”时期之政治理想/63

第一节 “大同”“小康”的政治愿景/63

第二节 “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理想/65

第三节 “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71

第四节 “法、术、势”的强国梦想/76

■ 第二章 君主专制时期之政治理想/81

第一节 “天人合一”的君主专制主义/81

第二节 “君明、臣贤、民富”的盛世期许/85

第三节 “天理”“心性”的政治理想争议/90

第四节 富国强兵、“倡事功”的功利价值追求/95

第五节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反君主专制政治理想/99

■ 第三章 近代大变局时期之政治理想/104

第一节 “天下人同耕”的太平天国/104

第二节 “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强国梦/108

第三节 “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112

第四节 “民主共和”的革命理想/116

参考文献/120

第一篇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政治理想演变

政治理想并不等于理想的、完美的政治构想，虽说理想中多少带有人对未来的期许，但其现实性意义到底有多少还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往往体现在政治理想上。而某一文化的现代政治理想又可追溯到它更为久远的过去。因而，把政治理想放在某一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具体时间序列中来看，或许更有助于我们将其看明白。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哲学王”“混合制”“双城”的政治理想，在经过中世纪“皇权”与“教权”的激励斗争的洗礼后，在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催化作用中，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人们在“君主”与“共和”中做抉择；在反思自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中构想新的“乌托邦”；在自然法传统的持续作用中倡导“社会契约精神”；在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中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理性与法律的前提下寻求“永久和平”。当代世界的政治理想是在探讨和反思古代政治文明、批判或延续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内容就更具多元性，对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了更加直接的影响。

第一章 古代文化传统中的政治理想

第一节 “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

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合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孔,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柏拉图《理想国》

在《理想国》的好城邦中,确实不是血统而首先是天赋决定一个人属于哪个等级。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

若要追寻西方文化中的政治理想足迹,我们首先要将目光投向古希腊。因为,正如萨拜因所说,“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各种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reflection)”^①。古希腊是指大约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东北部,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群岛和岛屿,以及土耳其西南沿岸、意大利西部和西西里岛东部沿岸地区。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希腊诸岛进入了政治经济高度繁荣的黄金时期,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希腊文化,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真正系统全面地阐释过政治理想的首推柏拉图。柏拉图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度由盛而衰的时代。柏拉图出生时,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开始,雅典民主的伟大领袖伯里克利去世。作为哲人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徒,加之出身贵族,青年时期的柏拉图意气风发,有志于从政,希望在政治生活领域施展才华。但当亲历了雅典的内乱,寡头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交替与混乱,尤其是“三十僭主”的诸多恶行和苏格拉底被处以极刑之后,柏拉图渐渐失去了从政的想法,以著书立

^①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0.

说、教书育人为业。不从政,并不是说柏拉图淡漠政治,而是说他认为“世无道”,与其同流合污,于国于家无益,还不如“立言”以化天下,为万世开太平。

有人把柏拉图作为乌托邦主义的鼻祖,原因就在于柏拉图用大量的笔墨阐释了值得追寻的“正义的国家”。对于柏拉图到底是不是乌托邦主义者,我们这里暂且不去讨论,不管怎么说,柏拉图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关于某种政治理想的论述,这契合了我们谈论的主题。柏拉图关于政治理想的论证集中出现在他的《国家篇》中。《国家篇》,国内也译作《理想国》,其希腊语是“Πολιτεία”,拉丁文是“Res publica”,英文是“Republic”。《理想国》的中文译者取“理想”二字,在此颇有深意,因为若就拉丁文和英文的一般字面意思而言是“共和制”“共和国”,似乎和“理想国”相去甚远。实际上,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拉丁文,该词的意义都颇为丰富,把握其中的“理想”之意,体现柏拉图在书中关于国家,即“城邦”的“理念”探索,以“理想”为名应该是切题的。

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想”与我们日常中所谈论的“理想”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平常所说的理想是对我们所设想的某种具体生活样态在未来将要出现的期待,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想总是具体的、经验的、世俗的,而柏拉图的这个“理想”,我们又称为“理念”,则是抽象的、超验的、彼岸的。柏拉图说:“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不是看见的对象。”^①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用感官可以看到、听见、察觉到美的事物、善的行为,但是对于美和善本身的认识却有赖于人的理性。因而,在柏拉图看来,理想是通过理性把握的存在于事物背后的存在本质。柏拉图认为凡是感性的、直接的、个别的、变动的、多数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东西,唯有共相、理念、理想才是真实的、绝对的、至善的。这个理想作为一种真实的存在而独立存在于彼岸世界,并且又是实际生活中事物的原型。

柏拉图要探讨的是关于“国家”的原型,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国家。这一理想为现实国家的存在提供尺度、标准和发展方向。现实的国家通过模仿和无限靠近理想的国家而成为良好的国家。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家呢?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当然是“正义”的国家。从何为正义开始,柏拉图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他认为至善的理想国家蓝图。

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主要由三类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至于你属于哪个阶层,完全是由你的天性所展现的才能所致。柏拉图说,妇女也可以成为统治者,这在那个妇女连起码的公民权都没有的时代,是无比先进、前卫的了。但这并不是说柏拉图已经完全具备现代自由思想,破除等级尊卑观念了。根据赫西俄德的说法,柏拉图把人分为金、银、铜、铁这种具有高低贵贱色彩的不同等级。不过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64.

这种人的等级高低划分所凭借的标准不再是血统。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繁荣安康、秩序井然的国家能使具有不同天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能。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用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因为,柏拉图认为,人的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只有专注于天性最合适的事情,才能够做得好,大家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社会就稳定了,国家就昌盛了。

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只要统治者智慧,护卫者勇敢,包括生产者的三类人都节制,那么国家就正义了。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恐怕是谁来当统治者的问题了。经过反复的论证,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才拥有真正的知识,即智慧,因而是统治者的最佳人选。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政治理想。哲学家就是能够用理性把握理念的人,也就是说“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①。哲学家拥有真正的知识,懂得至善,而不会精明的算计和狡猾的诡辩,他们“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②。因而,他们淡泊名利、胸怀宽广,不会有“坐拥天下”之心,把对权力的运用当成责任,具有极为高超的道德人格。在哲学家身上才真正体现了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伟大箴言。因而,柏拉图感叹道:“他们这种懂得事物实在的知识或许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美德呢。”^③

在《理想国》开篇不久,与苏格拉底对话的一位年轻的诡辩家色拉叙马霍斯就提出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政治价值观,即“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就是“胜王败寇”“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实际上,柏拉图并非完全否定强者,在他眼里统治者必须是强者,但这个强者乃“知识强人”“道德强人”,这种强者不仅不为己之私,反而大公无私,因而色拉叙马霍斯的命题就被反转过来了,可以说正义恰恰是弱者的利益,是强者对弱者的关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分别比喻成牧羊人和羊。对一位英明神武的统治者的政治期待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是人治社会中应该是稀松平常的,但是把理性作为选择统治者的唯一尺度,这不可不谓是柏拉图的伟大创见。这一理想体现了柏拉图对当时雅典民主逐渐沦为混乱的暴民政治的担忧和反思。

柏拉图推崇精英统治、知识统治,对于伯里克利称为“全希腊的学校”的雅典民主却并不信赖,而且多数人的暴政吓坏了他。在他看来,一般平民只拥有意见,没有知识,因为意见和知识不是一回事。知识与“有”有关,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有”的状况。“有”才是实在,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有”。柏拉图用一个洞穴的比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28.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0.

③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29.



喻告诉我们,一般人都是被绑缚在洞穴内,是只看得见洞穴后壁上事物影子的囚徒,他们被这些幻影迷惑,并且以此为真。唯有哲学家才是那个松了绑,发现影子产生的原理,并且见过真实存在的人。哲学家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回到洞穴内,试图解救众生,但必然被误解,甚至被杀害,这也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缘由。只要哲学家未能统治国家,我们就不得安宁。因为,只有理性统治天下,我们才能避免无知、邪恶带来的人间灾难,唯有理性是可靠的、稳定的、恒久的。柏拉图对闻名遐迩的雅典民主通过抽签这种带有偶然性、随意性的方式来选出官员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哲学王”是怎么来的呢?柏拉图的回答是:并非世袭而来。因为他表示就是金质的父母也可能生出铁质的儿子来。因此,从个人而言,哲学家的长成一方面在于天赋,另一方面在于教育,而且柏拉图显然把天赋看得更重要。他说:“像我们刚才要求于一个完美哲学家的这种天赋是很难能在人身上生长出来的,即使有,也是只在极少数人身上生长出来的”^①,“天赋平庸的人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都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②。有了天赋,加之以音乐、体育、算数、几何、天文、声学,尤其是辩证法的学习教育和实践教育后,50岁以后就可以成为哲学王了。当然,柏拉图所谓的天赋非完全偶然,就社会层面而言,可以说哲学王完全是理性计划出来的,是靠彻底的“公有”来实现的。首先是基因上的人为控制,也就是说以优质基因要求的婚姻安排。其次,完全解除私有性质的家庭,以避免对未来接班人的不良影响。最后,严格控制一切知识的内容和渠道,保证教育环境的单纯。

哲学王将如何统治呢?柏拉图认为,哲学王可以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治理,甚至是弄虚作假,只要是出于国家的利益。哲学王是不能用一般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来要求和评价的,因为他的智慧远远高于世俗的道德和法律,这是柏拉图最初在《理想国》中表达的意思,我想也是马基雅维利那个狮子与狐狸结合体的君主的源头。这个纯粹理性、尽善尽美的哲学王到底是人性的还是反人性的呢?在柏拉图的深入剖析中,我们越来越感到疑惑了。他甚至这样描述哲学王,他说哲学王“失掉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兄弟,或者钱财,或者其他种种,对他来说,丝毫不觉得可怕”^③。苏格拉底说:“对于体质不合一般标准的病人,他则认为不值得去医治他,因为这种人对自己对国家都没有什么用处。”^④这些观点并不违背柏拉图的理论逻辑,而且也符合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过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已与我们的常识相悖,显得尤为恐怖。

伯里克利充满溢美之词的雅典民主最终演变成整个社会满足个人私欲的乱哄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39.

②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5—246.

③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85.

④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17.

哄场面,这让柏拉图极为忧虑。在柏拉图的作品中,他甚至把民主等同于个人私欲的竞技场。要改变雅典的政治悲剧,建立统一、稳定的国家,在他看来办法就是哲学王“拿起城邦和人的素质就像拿起一块画板一样,首先把它擦净”,抹掉了个人,才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当一个国家最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①柏拉图被自由的个人吓怕了,由此给雅典开出了一剂理想政治药方,这个药方代表了他的那个时代,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方,直到现在这个关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命题还困扰着西方人。

第二节 基于现实的“混合制”理想

作为理想,固然人人可以各抒己见,但完全不可能实现理想,这就近乎妄诞了。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我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政制是前面提到的三种政体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均衡结合。

——西塞罗《国家篇》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向我们一步步描绘出了他的绝对理想国家,一个由哲学王实行绝对统治的君主国。但是,这种在柏拉图眼里的绝对完美,却未必是现实可行的。从《理想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带有悲观色彩的历史主义观念。他认为万事万物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政治体制也概莫能外,君主制会逐渐退化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终将沦为最糟糕的僭主政体而走向自我毁灭。而且,在柏拉图眼里,真正的君主制可能只在历史久远的克里特文明时期中出现过,希腊诸邦皆不能找到原型。因而,晚年的柏拉图开始基于希腊现实城邦政治思考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次优政体”,这就是我们在其去世前几年所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中看到的带有混合制性质的法治城邦。正如施特劳斯所说,“单纯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绝对统治;实际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

①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97.



统治或者混合政制”^①。这种区分在柏拉图那里,就是所谓“第一等理想国”与“第二等理想国”的区分。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的政治理想是实现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的混合,他认为这种混合能够体现公民自由和权力集中这两方面的要求,也在一定意义上因权力的相互牵制而有助于政治的相对稳定。不过,柏拉图还是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哲人治国理想,始终认为法治城邦属于二流,而且他还认为对于依法治邦而言,哲学训练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他专门为法治城邦设置一个“夜间议事会”就能充分感受到他的这一哲人情结。“夜间议事会”实质上应该是一个哲学机构,其成员都是哲人护卫者,其主要任务是立足于哲学研究来推动立法、执法、释法。

应该说更加直截了当支持和全面阐释混合制政体的是柏拉图以后的古希腊、古罗马思想家们,其中首推亚里士多德。现当代英国政治学家厄奈斯特·巴克在他的《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一书中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是将柏拉图《法律篇》里的政体思想系统化而已。可见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混合制政治思想的承袭。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无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和对混合制政治理想的发展。否则就连那句流传千年的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也会因失去现实依据而黯然失色。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古希腊殖民地色雷斯。18岁时,亚里士多德就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求学,师从柏拉图。他在柏拉图学院学习、教学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据说他曾经担任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代的老师,后返回雅典,开办了吕克昂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混合制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于其作品《政治学》中。基于对《理想国》直言不讳地批判,亚里士多德指出,所谓“理想的”“最好的”并不是纯粹思维在理念世界构造出来的,因而“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②。“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向往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③。

亚里士多德不再像柏拉图那样把政治完全构建在道德基石之上,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并非像后来的马基雅维利那样把道德踢出了政治学。亚里士多德确实承认,优良的政治正如柏拉图所坚持的,是对于像“正义”“幸福”这样的崇高道德目的而言的。正是基于对于雅典大大小小各色城邦的长期观察,亚里士多德认为,基本

① [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4.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76.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6.